

# 试论纳赛尔埃及与阿拉伯联盟之间的关系

王 冰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上海 200062)

**摘 要:**埃及在纳赛尔时代, 成为阿拉伯中东地区的政治中心, 这促使其在这一地区追求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 并依托于阿拉伯联盟这一地区性组织, 积极谋求埃及自身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纳赛尔埃及与阿盟之间的关系,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阿拉伯世界中各国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同时也反映出埃及追求作为地区性大国的企图。

**关键词:**埃及; 纳赛尔; 对外政策; 阿拉伯联盟

埃及作为最大的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的一个中心和非洲的一部分, 在世界政治和地区政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1952年7月, 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革命成功, 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引起了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影响, 并使其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中心。这促使它在这一地区追求更为积极主动的对外政策目标, 同时也导致了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埃及与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这一组织之间的关系上。

世界上有许多地区性组织, 组建这些组织的目的或多或少地都是为其成员国的利益服务的; 各成员国的安全经常被视为是这些组织的主要目标, 但是, 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 在这些组织中的一些重要的国家仍旧是主要的受益者。当这些重要的国家成为主要的支配力量时, 其他成员国就只有采取他们所推崇的政策, 这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地区性组织总是围绕着一个地区性的大国而建立的, 并呈现出一种极化的特征, 即次要的成员国总是围绕着核心来运转”。<sup>①</sup>在纳赛尔总统执政时期的埃及, 其在阿拉伯联盟中的情形清楚地表明了上述特征。虽然纳赛尔有着多重的对外政策目标, 但他的主要目标还是要维护埃及的独立和提高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为地区性组织的阿拉伯联盟, 按照其创建者的设想, 是服务于阿拉伯人的利益和实现阿拉伯人的抱负的。而阿拉伯领导人一直在积极从事的事业, 就是把阿拉伯世界的事务和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种阿拉伯联合的理念一直是支配他们利益和行动的基础; 同时为了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 他们也把阿拉伯联盟作为实现阿拉伯联合的第一步。毫无疑问, 对于埃及而言阿拉伯世界和阿拉伯联合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由于这一点, 纳赛尔尤其重视阿拉伯联盟在埃及阿拉伯事务中的作用, 并努

力使其成为埃及对外政策的一个工具。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埃及把阿拉伯联盟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并利用自身的优势，运用各种手段对阿拉伯联盟施加重要的影响。

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作为现代埃及历史上和 20 世纪阿拉伯中东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其执政埃及的短短十八年时间里，在纵横捭阖的地区和国际政治间，倡导积极的中立主义与不结盟政策，并致力于实现阿拉伯联合与统一，同时积极扩大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他的对外政策主张，一方面取决于埃及社会的基本性质；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埃及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国际关系中所扮演的潜在角色。纳赛尔一生的政治活动主要分布在三个层面上：一是地区性的埃及层面；二是阿拉伯层面；三是国际层面。在国内事务中，他致力于谋求埃及真正的独立，为驱逐英国对埃及的占领而顽强地战斗；同时为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对各种敌对势力，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共产党人等进行镇压和打击；在阿拉伯范围内，他则利用阿拉伯联盟这一组织，谋求其阿拉伯团结和统一的大业；同时也为谋求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而加强对联盟的控制。在国际事务中他所扮演的角色，则是以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来削弱和平衡西方的影响。1945 年 3 月 22 日，埃及、沙特阿拉伯、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黎巴嫩、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的代表，在开罗签署了阿拉伯联盟条约。由于受到内外因素的制约，阿拉伯联盟这一地区性组织，在维护阿拉伯人整体利益的同时，也反映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竞争、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解决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中表现出了软弱和无效。从 1945 年阿盟建立之后，埃及在其中的支配地位维持了许多年。某种程度上在纳赛尔看来，阿盟就是扩大了埃及的外交部。

为了增强经济和战略利益，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可以追溯到古代。早在阿拉伯化时期，中东各民族之间就已经有了相互的联系，公元七世纪时，穆斯林阿拉伯人占领了整个中东，埃及这时成为阿拉伯化的国家，其人口的大多数也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在埃及被阿拉伯人占领之前，埃及人口大多数是信奉基督教的。<sup>②</sup>埃及在阿拉伯帝国中的统治地位是在法蒂玛哈里发时期（909～1171AD）建立的，在这段时间，开罗成为首都，埃及的版图扩大到了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包括圣城麦加和麦地那。<sup>③</sup>1517 年奥斯曼帝国占领了大部分阿拉伯领土，包括埃及在内，此时埃及的霸权才告结束。之后，英法殖民者侵占埃及。为使埃及取得独立，埃及民族主义者萨阿德·扎格鲁勒曾有阿拉伯与埃及联合的想法。但他同时又认为：“我们的问题是埃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阿拉伯的问题。”<sup>④</sup>尽管如此，埃及依然卷入到了阿拉伯事务之中，并成为几个泛阿拉伯社团的中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埃及“领导着阿拉伯知识分子的复兴，埃及的报纸、期刊、学校、电台和电影都有助于这次复兴。它不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阿拉伯文化复兴和政治觉醒中扮演了领导角色”。<sup>⑤</sup>比如在 1909、1910 和 1912 年，三个秘密的阿拉伯社团都是在埃及建立的。<sup>⑥</sup>埃及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这种亲密的情感一直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对外关系上，1937 年埃及代表在国际联盟强调“出于友好邻国的关系，以及历史、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埃及对巴勒斯坦问题极为关注”。<sup>⑦</sup>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数地区仍然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呼吁结束殖民主义，保卫阿拉伯。而英国为了在大战中赢得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允诺在大战结束之后让他们独立。当时，英国一方面受到日益增长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注意到法国在这一地区与自己的竞争。因此，为重新获得与阿拉伯的友谊，英国很快就宣布支持阿拉伯联合。英国的态度受到了许多阿拉伯领导人的欢迎。约旦国王成为第一个响应英国政策的阿拉伯领导人；伊拉克国王努里·赛义德建议成立一个“阿拉伯联盟”。而英国则认为只有埃及加入阿拉伯联盟才是最必要的，因为埃及是阿拉伯世界中人口最多同

时也是最强大的国家，且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使埃及成为西欧和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桥梁。这是1945年3月22日阿拉伯联盟条约签署的背景。

纳赛尔毕生致力于阿拉伯联合与统一的民族事业，他所取得的成就和他的成功，以及他在国际领域中的卓越表现，使阿拉伯人感到敬佩，同时也加强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叙利亚总统舒卡里·库阿特利把纳赛尔列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行列之中，并把埃及视为是“阿拉伯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联盟追随纳赛尔的不结盟政策也就不足为奇。在埃及的建议下，阿盟及其成员国参加了万隆会议。阿盟秘书长阿卜杜勒-哈勒克·哈苏纳总结了他对阿拉伯国家参加者的印象：“许多人认为，阿拉伯国家在这次会议上会出现不和，从而损害阿拉伯联盟的地位。但是，感谢真主，参加会议的阿拉伯成员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这是因为他们杰出的总统纳赛尔在会议开始之前，就以他那非凡的魅力打动了阿拉伯代表的心，并就会议有关内容互相交换了看法。一致同意在会议上采取联合行动计划，特别是在与阿拉伯事业有联系的问题上要服从会议。这些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马格里布等问题。参加万隆会议国家的代表赋予了纳赛尔总统崇高的威望，这是每个埃及人和每个阿拉伯人的骄傲，他为他的国家、为阿拉伯世界赢得了尊敬和荣誉”。<sup>⑧</sup>这种情况使得阿拉伯联盟最终决定采纳纳赛尔总统提出的不结盟政策。有些观察家看到，纳赛尔所倡导的中立主义与其附带的政策——阿拉伯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在中东，中立主义不仅是取得联合的一种工具，更是一种为在阿拉伯世界外部赢得好感的工具；它部分是一种主观的中立主义而不是客观的中立主义。在阿拉伯国家从同盟关系过渡到联邦的形式之前，这种中立主义将一直保留下来。而采取泛阿拉伯主义的形式，正是阿拉伯人的强烈愿望。<sup>⑨</sup>这种对泛阿拉伯主义的追求，在纳赛尔总统之前已经持续了许多年。阿拉伯民族的高度同质化（文化、历史、语言、宗教以及其中的其他因素）与我们所知道的“阿拉伯民族”在感情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它通常可以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互换。<sup>⑩</sup>

## 二

自1945年阿拉伯联盟创立时起，埃及就在其中占据了明显的主导地位。这包括埃及长期垄断联盟秘书长的职位、在财政上对联盟预算的重要干预、将联盟总部定在开罗和埃及雇员在联盟中占据主要地位，以及由于纳赛尔个人魅力对于联盟的态度和政策制定的影响。再加上阿拉伯世界中最大的传播媒介在埃及，等等。1955年的巴格达条约事件，这是纳赛尔第一次利用联盟为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利益服务的例子。在很大程度上纳赛尔操纵了联盟的集体安全体制，联盟秘书长和理事会都支持纳赛尔在1955年对伊拉克的外交政策。当伊拉克决定与土耳其订立西方国家支持的条约时，纳赛尔认为这是对阿拉伯联盟和阿拉伯国家安全的威胁。因为这一条约可能会把埃及从其他的阿拉伯国家中孤立出来；并有可能加强他的阿拉伯对手——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的力量，从而将严重地破坏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中的理想与抱负。面对伊拉克对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的挑战，纳赛尔召集阿盟向伊拉克施加压力，并试图以阿盟和集体安全体制阻止伊拉克的行为，并同时发动了一场对伊拉克及其领导人强有力的宣传攻势，最终导致了伊拉克政权的覆灭。纳赛尔对于组织巴格达条约的西方所作出的反应，则是试图组建他自己的“阿拉伯体系”。用穆罕默德·侯塞因·海卡尔的话来说：“纳赛尔认为要防止共产主义的渗透，并不一定要加入由西方控制的军事联盟，因为这一联盟无疑具有帝国主义的色彩；而是要促进国内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弘扬民族独立和

民族主义”。<sup>①</sup>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埃及在革命后的一个月即开始强调 1950 年的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中东问题专家马尔考姆·科尔认为，这种情况“部分反映了埃及历史上的遭遇：在近代以及更早些时候，她曾经一直遭到外部的不断入侵和占领——被法国、英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意大利、德国，继而又遭到法国、英国和以色列的入侵”。<sup>②</sup>实际上，早在 1950 年 5 月 25 日，英法美发表“三国宣言”，声称维护中东地区的军备平衡和该地区的现状的时候，阿拉伯联盟就迅速对这一声明作出反应，它指出：“维持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责任，落在了阿拉伯国家以及由其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身上。这一地区性组织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第 52 条精神的。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不能允许其他国家违反联合国的精神，对这一地区采取国际性的政策”。<sup>③</sup>阿拉伯国家通过阿盟表达了它们反对任何外国势力对阿拉伯国家事务的干涉。1950 年 6 月 17 日，阿拉伯集体安全条约完成，对其成员国加入与集体安全精神不相符合的条约进行了限制，实质上是为了阻止阿拉伯国家参加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联盟。对于伊拉克的行为，埃及以退出集体安全条约为威胁，向伊拉克施加压力。那些早先曾倾向于加入巴格达行列的国家虽然拒绝谴责伊拉克，但还是服从了纳赛尔的建议，放弃了加入土伊条约的想法。这些在阿拉伯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效应。

1958 年 2 月埃及与叙利亚两国共同宣布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但到 1961 年 9 月，叙利亚军队发动政变，宣布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这对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和他关于阿拉伯联合的梦想造成沉重的打击，并使得埃及和叙利亚在阿拉伯联盟中的对抗陷入一场危机。对于埃叙之间的联合，除也门外，像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都持反对意见，或至少对此持谨慎的态度，因为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威望和支配力，使他们担心也许会因此失去自己的地位。但是，阿盟通过它的秘书长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成立表示了欢迎，并声称这是阿盟所取得的“伟大成就”，1958 年 3 月阿盟秘书长在对理事会的报告中说：“这两个国家的联合将增强他们的力量，提高他们对联盟履行义务的能力”。<sup>④</sup>叙利亚事变发生之后，面对纳赛尔的宣传攻势，叙利亚要求阿盟立即举行会议，讨论埃及对叙利亚内部事务的干涉问题。1962 年 8 月 22 日，阿盟委员会会议在黎巴嫩的小镇什陶拉召开。埃及与叙利亚代表团之间在会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并几乎使阿盟走向崩溃的边缘。埃及代表宣称：埃及将不再容忍大马士革的挑衅，并向委员会施加压力，声称埃及将退出阿盟。埃及的这一威胁无疑将会对这一组织造成沉重的打击。因为埃及不仅是联盟最大的财政负担国；而且联盟 75% 的工作人员和其他雇员都是埃及人。在纳赛尔看来如果阿盟不能再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他完全可以使这一组织瘫痪。联盟秘书长和其他联盟成员决心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秘书长是由于其埃及的利益使然，而其他成员则至少是出于对联盟的一种感情。在这种情况下，阿盟委员会最终屈从了埃及的压力。为了满足埃及的要求，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试图在埃叙之间进行“调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埃及是阿盟中最大的和最强的成员国，如果没有它的参与，阿盟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sup>⑤</sup>

叙利亚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脱离之后，纳赛尔采取了新的“革命性”政策——以“目标的联合”取代“队伍的联合”。在以往，纳赛尔强调阿盟的重要性，是在于这一“神圣的组织”可以调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纳赛尔原本希望阿盟能够依据埃及的意志行事，但看上去好象阿盟委员会对大马士革更加留意，为此，埃及明确表示任何反对埃及的解决方案都将导致严重的后果，甚至危及阿盟的存在。从埃及的观点来看，“如果阿盟总是使我们无法行动，那我们就必须准备冻结这一组织的运作”。<sup>⑥</sup>在什陶拉会议上，埃及在联盟中的首要地位并不像纳赛尔所希望的那样能发挥什么影响。起初，埃及和叙利亚都把阿盟视为是解决他

们之间冲突的一个合适的场所。但由于委员会没有同情埃及所处的地位，使得埃及退出了会议。埃及谴责阿盟未能有效地阻止叙利亚对埃及的攻击。不像1961年伊拉克从联盟中退出，也不像1958年和1965年突尼斯从联盟中的退出；埃及从联盟中的退出，构成了对这一组织的存在的威胁。在当时，埃及在最主要的成员国，在联盟中拥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考虑到埃及的这种地位，阿盟在随后的会议中，采取了对叙利亚不利的态度，并最终屈服了纳赛尔的威胁，没有采纳任何有损于埃及利益的解决方案。纳赛尔为了保护他的利益，在什陶拉会议上失败以后，采取了“革命性”的措施孤立叙利亚，并主张埃及在阿盟内外所具有的支配地位。但是，由于各成员国还有其他的利益，比如有些成员国宁可不要在埃及革命意识形态基础上的阿拉伯团结，因为这可能危及他们的领导地位。在什陶拉会议之后，阿盟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发表公开声明，“我们今天的会议，是在位于开罗的阿盟总部，这里是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首都，是阿拉伯主义的象征和中心”，<sup>⑭</sup>为了安慰纳赛尔，阿盟在1962年9月15日的会议上，在埃及缺席的情况下，重新任命阿卜杜勒-哈勒克·哈苏纳为再一个五年任期的秘书长，这是阿盟对埃及领导地位的再一次的认可，用利比亚代表的话来讲，“我们热切地期望着，重新看到我们最强大的兄弟国家再一次地位居阿盟的领导地位”。<sup>⑮</sup>苏丹代表也表示，“我们在开罗的会议，和我们选举的秘书长——一位埃及公民，表明我们对埃及重返阿盟的一种态度”。<sup>⑯</sup>其他的成员国代表也表达了对开罗重新返回联盟会议的欢迎。但是，纳赛尔并不满意于联盟成员国要求他重返阿盟，和重新恢复埃及在联盟中的活动。哈苏纳的再一次当选有助于平息因什陶拉会议所引起的政治危机，然而，正如《金字塔》报所指出的，联盟现在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危机，如果埃及拒绝支付它所承担的财政份额的话”。<sup>⑰</sup>纳赛尔持续不断的压力，终于有了结果，1963年3月8日，纳赛尔高兴地闻听到叙利亚一次新的政变推翻了他在大马士革的对手，他立即对此表示祝贺。叙利亚新的领导人表示拥护阿拉伯联合反对分裂。埃及外交部适时地向阿盟秘书处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表示“埃及政府决定在这一历史性时期，完全恢复其在阿盟中的活动”。在3月23日联盟委员会会议上，阿盟表示，“在我们最大的兄弟国家埃及重新恢复它在阿盟中的活动之时，委员会表达了全体成员国的欣喜之情。希望这一举动将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它将有助于加强联盟的力量”。<sup>⑱</sup>

纳赛尔利用阿盟卷入也门危机。1962年9月26日，陆军军官阿卜杜勒·萨拉勒在也门发动政变，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与亲国王的势力之间爆发内战。政变领导人萨拉勒要求纳赛尔提供援助，对纳赛尔来讲这是一个教训沙特国王及其他阿拉伯世界中反动势力的绝好机会。为此，埃及作出积极的回应，并派遣军队卷入也门内战，纳赛尔没有料到，他的军队陷入也门困境长达5年之久，且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和国际范围引起了一场危机，使得联合国和阿盟都卷入了其中。1962年11月6日，叙利亚建议举行阿盟委员会会议调解也门冲突，突尼斯和黎巴嫩也同意共同努力以结束危机。与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相反，埃及在这次冲突中的主要对手是沙特阿拉伯，其在联盟中有自己的支持者。当也门共和分子要求联盟对其承认时，阿盟便不得不卷入其中。由于联盟在承认也门合法政府问题上的分裂，也由于也门内部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大多数的成员国认为在此时举行联盟会议显然不大适合。但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已被两个亲纳赛尔的政权接管后，大多数联盟成员国承认了在也门的萨那共和势力政权。阿盟的这一举动并没有改善也门的局势，相反使其进一步恶化。就在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进行争吵的时候，发生了以色列对约旦河水改道的事情。为此，纳赛尔呼吁举行阿拉伯最高级会议讨论阿拉伯事务。“为了面对以色列的挑战，必须尽快地举行阿拉伯国家首脑的最高级会议，而无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谐和冲突。我们愿望与我们的对手坐下来，为了

巴勒斯坦问题我们准备同他们坐在一起。埃及准备承担起它的全部责任，我们要讨论约旦河水的问题。我建议在阿拉伯国家之间举行一次会议，并向阿盟建议尽快地举行”。<sup>②</sup>埃及重返阿盟并以此为论坛解决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受到了阿拉伯国家和联盟官员的极大欢迎。正如一位阿盟高级官员所说“纳赛尔建议召开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开创了阿盟的黄金时代”。<sup>③</sup>1964年5月26日第一次阿拉伯最高级会议在开罗举行。纳赛尔针对“反革命”的阿拉伯国家采取了安抚政策，这是最高级会议的主要结果，它使开罗与利雅得和安曼恢复了外交关系。在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期间，阿拉伯国家之间表示，他们“一致同意解决所有的分歧，澄清所有的问题，停止利用大众媒介进行相互的攻击，巩固兄弟的阿拉伯国家之间团结，共同抵御外来的侵略威胁。”<sup>④</sup>虽然，联合公报中并没有直接涉及也门问题，但纳赛尔希望通过“巩固兄弟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会导致与利雅得在结束也门危机问题上的重新接近。但是，最高级会议的方式没有能实现纳赛尔的意图——结束也门战争。这样，在三次联盟会议之后，纳赛尔突然放弃未来再举行阿拉伯最高级会议的想法。事实上，到这一时期，埃及在阿盟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已经开始衰落，而1967年“六·五”战争的失败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 三

纳赛尔对阿盟的控制和利用，可以从其对外政策的目标中看出。纳赛尔革命后，埃及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结束英国在埃及的占领，同时最大限度地追求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以及推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政策。为此，纳赛尔指出，“我们试图建立一个联合的阿拉伯阵线，而且我认为我们能够逐步走向成功。而为了取得阿拉伯联合的成功，就必须停止我们之间内部的争执、解决我们的分歧、恢复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sup>⑤</sup>纳赛尔的成功，特别是苏伊士危机带给他的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崇高威望，使得开罗成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麦加。现在，“新的萨拉丁”毫无疑问地成为泛阿拉伯主义的领导人和阿拉伯联合的带头人。但是，正是从这一时刻起，纳赛尔开始了对其他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他以泛阿拉伯主义的名义支持那些与埃及观点不一致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中的反对派。他曾对埃及情报部门讲，在中东地区只有那些已经取得革命成功的国家，我们可以不去管它。<sup>⑥</sup>言外之意，凡是没有进行革命的阿拉伯国家，埃及都要去管一管。1958年，巴格达的一场政变传来成立新的共和国的消息，这使纳赛尔感到格外的兴奋，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伊拉克新的领导人对纳赛尔来说，一点也不比其前任更让人喜欢。埃及的媒体不久就开始把伊拉克新领导人称为是“红色屠夫”。1958年12月8日，伊拉克新领导人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说，有一场旨在推翻他的政府的阴谋被粉碎，并说“有某些迹象表明，这次阴谋受到了外部势力的援助”。<sup>⑦</sup>尽管他并没有特别指明外部势力究竟是谁，但人们普遍地认为他所指的是开罗。这一事件使得本已紧张的伊拉克与埃及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对外政策的目标是要使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并使其他的阿拉伯国家服从埃及的领导。1967年的战败，使得纳赛尔的这些理想破灭，自此他不再是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领袖了。

纳赛尔埃及何以把持阿盟这么久呢？首先，纳赛尔的个性和他非凡的领袖才能是埃及在阿盟中拥有支配地位的决定性因素。与世界其他某些地区不同，在中东地区个人所扮演的政治角色是十分显著的，纳赛尔无可争议的领袖才能对阿拉伯民众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基于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原因，纳赛尔充分地利用了这些特点。他使人们相信帝国主义所以想摆脱

他,是因为他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人们相信他以及他所说的都是真实的。而巴格达条约、苏伊士危机以及其他一些事件又加强了这种信念。其次,埃及在纳赛尔时代所以能支配和利用阿盟,是由于其在联盟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阿盟中最具决定性和最重要地位的秘书长的职位,一直为埃及人所把持。“埃及第一”的观念某种程度上更胜于“泛阿拉伯主义”的情结。另外,埃及所承担的联盟预算份额,也成为埃及在阿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由于这一因素,埃及可以对联盟的决议发挥重要的影响。第三种因素是埃及在阿盟体制中所占据的优势,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竞争皆被纳赛尔所操纵。阿盟一直是阿拉伯国家之间政治力量平衡的场所,而这一平衡在多数情况下是对埃及有利的。那时,阿盟为两大对立集团所支配:沙特、也门和埃及为一方;哈希姆王室的力量,包括伊拉克和约旦为另一方。埃及正是通过对这些力量的操纵与平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对于西方国家支持的巴格达条约,纳赛尔不仅把它视为是帝国主义的,而且还把它视为是对自己在阿拉伯世界中的权力的挑战。第四种因素是埃及利用阿拉伯世界中普遍的反西方情绪,使得开罗在阿盟中赢得了地位。第五种因素是埃及利用阿拉伯世界中普遍的反以色列的情感,并把它与反西方的情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利用这种感情,纳赛尔劝阻阿盟成员国不要加入巴格达条约,说“与英国的联盟就是与以色列的联盟”。<sup>⑥</sup>第六种因素是纳赛尔广泛地利用了泛阿拉伯主义的政策。由于阿拉伯人民把阿盟视为阿拉伯联合的一种象征,而纳赛尔又是这一联盟的领袖,因此没有那个联盟成员国反对纳赛尔的外交政策目标。

纳赛尔正是通过这些手段把持和支配阿盟,来实现埃及的对外政策目标。纳赛尔埃及与阿盟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阿拉伯联合与阿拉伯统一这一纳赛尔的阿拉伯事业基础之上的,纳赛尔希望能够借助于阿盟这一形式来实现他的阿拉伯事业,这一方面是纳赛尔在情感上对“阿拉伯民族”的认同,另一方面也是阿拉伯人的同质性所诱导;但纳赛尔把阿盟当作了实现埃及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从而忽视了联盟其他成员的利益;而他把阿盟作为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内政的做法,则从根本上伤害了联盟中其他成员的感情,并彻底损害了阿盟的形象,也损害了纳赛尔本人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形象。对此,纳赛尔在拓展了埃及外交活动空间的同时,也限制了自身回旋的余地,进而导致了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最终为解决同西方大国和以色列的冲突造成消极的影响。

(责任编辑 孔祥骅)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  
Tawfig Y. Hason, *The Struggle for the Arab World: Egypt's Nasser and the Arab League*, London, 1985. p. 162, p. 1, p. 2, p. 3, p. 53, p. 54, p. 55, p. 70, p. 113, p. 125, p. 126, p. 130, p. 130, p. 130, p. 131, p. 132, p. 146, p. 146, p. 147, p. 60, p. 61, p. 62, p. 168.

③⑩ A. I. Dawisha, *Egypt in the Arab World, the Elements of Foreign Policy*, London, Macmillan, 1976, p. 2, p. 129.

④ Ahmad M. Gom's, *The foundation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Wartime Diplomacy and Inter-Arab Politics. 1941 ~ 1945*, London, New York, 1977, p. 31.

⑤ Anwar Chejne, "Egyptian Attitudes toward Pan-Arabism",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11, No. 3 Summer, 1957, p. 256.

⑫ Malcolm H. Kerr, 'Regional Arab Politics and the conflict with Israel', in Psul Y. Hamond and Sidney S. Alexander, *Political Dynamic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American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2, p. 39.

Jiayang of North Fujian to Tingzhou Sibao of West Fujian and then to provincial capital Fuzhou in histor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press was a barometer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block-printing in Jiayang, private block-printing in Sibao, regional cultural structure

###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under Nasser and the Arab League** (by WANG Bing)

**Abstract:** Under the rule of Nasser, Egypt became the political center of the Arab world. This impelled it in pursuit of much more active foreign policies in the Arab world and to rely on the Arab League. The relations between Nasser's Egypt and the Arab League reflected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domination and anti-domination among the Arab world and reflected the attempt of Egypt to pursue power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Egypt, Nasser, Arab League, relation

### **On Jawaharlal Nehru's Foreign Policy of Non-Alignment** (by ZHANG Zhong - xiang)

**Abstract:** Nehru was a famous statesman in the middle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His biggest legacy was his foreign policy of non-alignment. The basic meaning of non-alignment was to keep away from the power politics of groups that aligned against one another. The non-alignment policy became very popular when the two blocs confronted each other seriously. This policy depended on Indian situations of economy and politics. It embodied Nehru's realistic diplomatic thought.

**Key words:** India, J. Nehru, non-alignment

### **The Exchange Rate Effect and System of Currency Substitution and Their Policy Selection** (by FANG Xian-cang)

**Abstract:** The currency substitution, which is a universal phenomenon in condition of opening to the world, affects exchange rate in both static and dynamic sides. If a general price level is flexible, the currency substitution will make a magnification effect on exchange rate; while the price level is stick, it will make a tardy effect on exchange rate.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must make anti-substitution policies such as reducing internal inflation rate, opening to the world properly,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est rate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necessary for those countries to build an exchange rate target zone system in order to avoid currency substitution and financial risks.

**Key words:** currency substitution, exchange rate effect, exchange rate target zone

### **On the Near-Rational Expectation and the Theory of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by YUE Hua)

**Abstract:** In a flexible exchange rate system much of the movement in exchange rates can not be accounted for, and theories of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which are based on rational expectations still seek to explain those movement features. De Grauwe proposes an alternative way of modeling exchange rates. Instead of stressing forward-looking behavior, he emphasizes that in an uncertain circumstance economic agents may prefer to use backward-looking rules for most of the time. Such behavior can be derived from an assumption of near-rationality.

**Key words:** near-rational expectation, a range of agnosticism, technical analysis, fundamental analysis, risk premium

### **The Industrial Adjustment and Urba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in Shanghai** (by ZHANG Shan - yu)